

黑龍江外記

〔清〕西清 著

黑龙江外记

〔清〕西清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980670

责任编辑：李延沛

封面设计：王祖珍

封面题签：延 沛

黑 龙 江 外 记

Heilongjiang Waiji

〔清〕西清 撰

梁信义 周诚望 注释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08毫米 1/32·印张 38/16·插页2·字数 72,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

统一书号：11093·132

定价：0.45元

西清与《黑龙江外记》

西清，字研斋，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其曾祖父鄂尔泰为清世宗胤禛的心腹重臣，曾任云贵总督多年，因平定苗疆有功，累官至大学士。世宗死，受遗命辅政，高宗即位，他与张廷玉等总理事务，后加太保。乾隆十年卒，谥文端。西清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祖上曾经十分显赫的家庭里，但到他这一辈时，已家道中落，故不得不到边远的黑龙江去为吏和教书了（但为时仅五年）。至于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与生卒年月，则均已无从考稽，仅从《黑龙江外记》中东鳞西爪地知道一点。

一八〇六年（清嘉庆十一年）西清来黑龙江，寄寓在齐齐哈尔城南的万寿寺内，“寻以教义学买草舍五楹。”所谓义学乃是永琨为将军时，“选齐齐哈尔旗人子弟二十人，从龚君光瓚习汉书，岁给束修八十两，柴炭费二十两，事始嘉庆元年，俗谓之汉官学，实义学也。”嘉庆十一年秋，“余初抵任，龚赦归，将军观明从八旗请，乃以余代。”（见卷三）由此可知他原是另有任命的，教书只不过是暂代或兼任而已。

西清来黑龙江之后，曾担任过管库主事和司榷的职务。所谓“司榷”，也就是征税之类的小官。此外，他还临时担任过司法审判之类的官。

西清出身名宦家庭，无疑在年青时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因此他有着较广博的学识。从本书卷一记明朵颜卫铜印一事也可以看出一二。“布特哈……总管驻伊倭齐地，在齐齐哈尔北三百四十里。嘉庆五年土人得铜印一，径二寸，厚三分以强，直纽大篆，

文曰：‘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背识‘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礼部造’及‘颜字二号’字样。则江塞在胜国实列藩服，与《明史·朵颜传》合，此印足为左验。近有议其能致荒侵，当沉诸渊者，余力辨之，仍请藏幕府。”明代曾在黑、吉一带置建州卫、海西卫、野人卫，统名之曰“朵颜三卫”，“此印足为左验”，是很珍贵的历史文物。若非西清力辩，则这件铜印就会被那些愚昧无知者“沉诸渊”了。查《黑龙江志稿》卷六十二《艺文》载有程瑛（瑞屏）《和研斋朵颜百户铜印歌》一首，可知西清当年还曾为此写过一首诗以记其事的，可惜其诗已不得见了。程瑛的和诗有句云：“方寸之铜百户佩，大字分明朵颜卫，背镌胜国初年颁，雪压沙埋枯磧内。土人掘献大府藏，三十年来无人识。……偶逢早潦疑为祟，有人请弃嫩江流，……白山词客粉署官，谓此可存不可废。读书要宜知古今，作宦尤当明建置。……”可见西清当年辩护的情况。

西清在齐齐哈尔时曾自己出资重修普恩寺前一亭。亭原为流人刘廷耀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所筑，“自书‘霞蔚云兴’额，黄君道照分书‘浮幻因缘’，亭名缺如。嘉庆十三年，余重修之，名曰‘海粟’，自为记，与旧额并揭亭中。识者笑曰：‘一亭之费，一季俸也，盍名秋俸亭’？”由此可略窥西清生平的某些志趣之所在了。

从上面这些零星的片断来看，亦足以说明西清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物。

《黑龙江外记》是西清在黑龙江为吏、教书的五年期间，根据他当时所能见到的“幕府”图籍资料和身到目验的调查了解所写出的一部有价值的地方史志著作，所以旧史氏（按：即刘凤诰）在清嘉庆十五年（也是本书成书之年）为本书所作序中说：“爰有西林觉罗氏，善择政暇，博搜土风，……括燕山旧卫之舆图，本辽京三省之地志，”而撰成的一部“体务见大，事取传信”的著作，因而能

给后之察政考俗者所参考。我们认为，这并非刘凤诰的溢美之词，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略作介绍。

《外记》共分八卷。卷一记述疆域、重镇、气候和山川；卷二记述城堡建筑沿革和台、站、卡伦设置；卷三记述民族、户口、官制和兵制；卷四记述俸饷钱粮、出入款项和军事装备；卷五记述贡品、制度、刑律和互市；卷六记述谪戍、方言、服食和风俗；卷七记述历任职官和流徙谪籍人物；卷八记述物产和自然资源。作者取材广泛而又记载翔实；行文流畅且有幽默感。作者对有关黑龙江的一些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作了很有价值的记录，是难能可贵的资料。

在卷一里，载有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即《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汉译全文，这是作者根据自己访得的满文原本翻译的。《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是用汉、满、蒙、俄、拉丁五种文字所写，曾刻石为碑，原碑在格尔毕齐河南入黑龙江河口之东岸。作者说：“余尝从土人得分界盟约清文（即满文），较世传界碑汉文微有异同，昭代掌故所关，译出以备参考。”西清的译文为八条，较《平定罗刹方略》、《大清会典》、《朔方备乘》，以及后来引自上述这些书的《盛京通志》、《大清一统志》、《中俄约章汇要》等多两条。西清所译八条，经侯仁之先生与各书核对得出：其第七条“自会盟日起，逋逃者不得收纳，拿获送还。”于他书则附诸第五条之末，并不另立一条。“又其第一条‘将自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毕齐河为界，沿此河口之大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河道，悉属中国；其岭阴河道，悉属俄罗斯。惟乌地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道，暂行存放，俟各还国察明后，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义’。就中‘惟乌地河以南……’等四十字，又为我国各书所缺。至其所译第八条：‘两国大臣相会，议定永远和好之处，奉行不得违误’。则为任何

其他书所无。其它字句之差不计”。（见《禹贡》第六卷三、四期合刊167页《读〈黑龙江外记〉随笔》）近人葛绥成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也说：“我国汉文没有此段，显系当时漏脱，证以英、法、日文，亦都有这一段，可见西清所译的，确较完备”。所以后来出版的条约汇编，大都采用他的译文。他的这一贡献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和称颂的。

本卷还对山川、地名等作了多方面的考查，纠正了古书或时人的一些错误。例如对黑龙江、嫩江名称由来的考证就是如此。书中说：“《山海经》：‘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景纯（即晋·郭璞）注：‘浴，即黑水’。黑水今黑龙江，《北史》谓之完水，《唐书》谓之室建河，至《辽史》始有黑龙江之称。《道宗本纪》：‘太康三年夏四月，泛舟黑龙江’。前此未之见。然观《地理志》，太祖陵有黑龙门，祖州有黑龙殿，陵殿并在上京，并名黑龙，又似辽初即名黑龙江，陵殿因以为号者。近人以《金史》有‘混同一名黑龙’之语，遂谓黑龙江名至今始著，失之远矣。”至于嫩江，作者说：“古名难水，亦曰难河，见《北史》。又名那河，见《唐书》。《明史》谓之脑温江，又曰呼喇温江。然《唐书》有那河，或曰他漏河之语。考他漏河一作淘儿河，即今之拖尔河，其源流千里，并在蒙古境内，至齐齐哈尔西南，始与嫩江合，则《唐书》误也。”旁征博引，结论正确，可供借鉴和参考。

在本书卷五中，对当时官吏的残暴、愚蠢和用严刑逼供，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进行揭发和谴责，其认识价值，已超过了一般地方史乘。同时，还记述将军、副都统等盘剥、压榨布特哈人以及各民族人民的事实，在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作者说：“每岁五月布特哈官兵悉来齐齐哈尔，纳貂皮至市，号‘楚勒罕’，译言盟会也”。“先是在因沁屯楚勒罕，将军、副都统率属僚驻扎其地。凡穹庐（帐幕）、马匹及羊酒，皆布特哈按项供应。

当事者诛求无厌，布特哈苦之”。“交纳貂皮，楚勒罕第一事也。选入格者充贡，余听布特哈自售，谓之玛克塔哈色克，译言掷还之貂也。在因沁屯时，入格者故为掷还，阴以贱值逼买，无问大小，概银九银，布特哈怒不敢言。”这时，又发生布特哈部卒被齐齐哈尔兵所殴打，反而被将军治罪的事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布特哈副总管奇三偷去木兰行宫，向乾隆皇帝告了御状。这场官司布特哈人虽然胜诉，“将军、副都统以下皆论罪”，但布特哈人的生活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一些布特哈妇女，“坐穹庐外，捻麻绳造桦皮斗，易钱自给”，生活是贫困的。其他各族人民，也是“穷檐委巷，襦裤缺如，所赖就火一烘，向阳一曝。又虑风雪不时，艰于柴草。”作者带着深切的同情说：“边地苦寒，过夏犹服绵衣，御冬可无毳服”？

汉族流人对开发黑龙江是有贡献的，在本书的最后两卷，对此也有反映。作者赞扬流人龚光瓚、章汝南、李慎吉、王霖等人在文化、教育和生产等方面开发黑龙江的贡献。

本书是一部有价值的、不可多得的地方史志著作。它成书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间，初刊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刊本所根据的本子是黄彭年借何秋涛抄本录副，袁昶复向黄彭年借抄的一个本子。假如何秋涛的抄本是第一个抄本的话，黄彭年的抄本已是第二个了，袁昶抄于黄彭年则为第三个。初刊本所根据的是第三个抄本，则原抄本之难得可知。至于樊彬说他于同治九年得此书于京肆，有叶氏印，是汉阳叶东卿先生平安馆物，内有何秋涛注字，“是闽人何愿船（秋涛）员外所书……此书抄本，坊间所无，尤宜珍秘”云云。那么，樊彬所得的本子应是何秋涛的那个本子无疑，这是《外记》脱稿以来至刊刻以前八十余年以抄本流传的大致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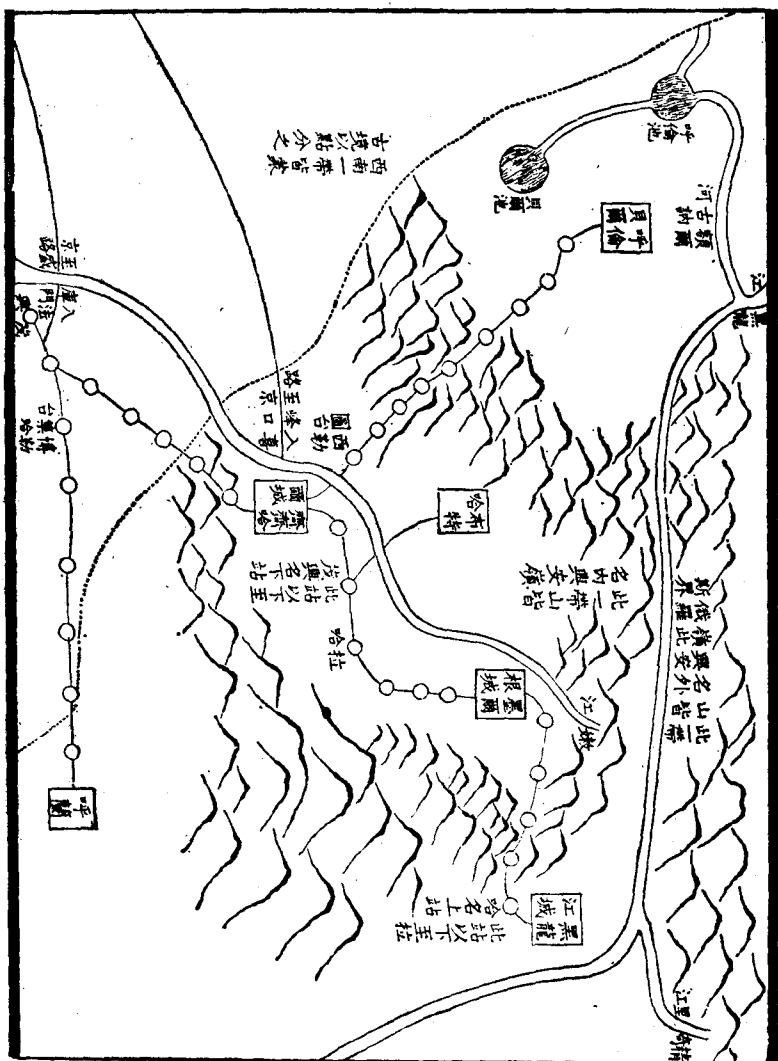
本书的刊本均为丛书本，初刊本是光绪二十年刻的《渐西村

舍丛刻》本（内附勘误表一张），是比较接近原本的可靠刻本。第二个刻本是《广雅丛书》本，是根据《浙西村舍丛刻》本重刻的。此本不利用重刻的机会将原刻勘误表中所列错误改正，反而在重刻本的页码、行格已不同于原刻本时，却照样在勘误上刻着原来的页码和行格，可见已不如原刻。第三个刻本是《小方壶斋舆地丛抄》本。此本讹误、脱漏、割裂、删节很多，已非原书面貌，是一种最糟糕的本子。第四个刻本是《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本，系据《浙西村舍丛刻》本翻刻，一切俱沿前误，而又无勘误表，此本也不足取。第五个是日本铅印《满蒙丛书》本，错字、脱漏处也多。第六个是《丛书集成初编》本，据《浙西村舍丛刻》本铅印，此本错误最少，是一个比较好的、可靠的本子。此次我们标点、注释所用的本子是《浙西村舍丛刻》本。根据勘误表和其他各种版本改正了书中的错字。为便于阅读，我们把书中的异体字、俗体字和繁体字都改成了标准简化字。

本书是一部优秀的地方史志著作，撰成以后，即转抄流传，为学者、藏书家所重，但流传不广，只有在各大、中图书馆内有所收藏，今天的一般读者还难以见到。我们应黑龙江出版社之约，选定一较好的版本进行校勘、标点、注释，为新编地方史志的编纂者、研究者参考之用，同时也给生活在这美丽、富饶的黑龙江土地上的广大读者提供一分内容丰富、叙事生动的乡土教材。

我们的愿望是尽可能把这一标注工作做好，但由于水平所限，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标，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切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日



左图右书，古今并重。恭阅《钦定盛京通志》，列黑龙江将军所属形势图，以数千里疆域之大，收于尺幅中，俾人得了如指掌，亦既详且备矣。兹缩图六城，以概全省；图二岭，以概群山；图三江二池，以概诸水。而道路、台站，不常见于他图者，就幕府藏本约略写之，以便省览。古人于贡道、边防，往往迁远其途，使寻者莫竟其端委。况今同轨之盛，里埃井然，遵道荡平，可益见规模之广大已。研斋西清识。

此书得于京肆，有叶氏印，是汉阳叶东卿先生平安馆物也。内有秋涛注字，是闽人何愿船员外所书。何由甲科改部曹，博通经史，藏书最多。咸丰间，余犹及见之。未几，与叶崑臣（名琛）、润臣（名澧）昆季，前后俱归道山，两家藏书俱售散。此书抄本，坊间所无，尤宜珍秘。同治九年伏日，樊彬识。

叶崑臣，两广总督，死于英国，后得归葬汉阳。润臣，内阁侍读，捐道分发浙江，病故。有《敦夙好斋诗》行世。宅在虎坊桥路南，徐大司寇旧寓。有子午井。

《黑龙江外记》序

古者能使绝域，别为一科；何人好读异书，不求甚解。爰有西林觉罗氏，善择政暇，博搜土风。写往代墨云，老上飞鸦，则万点俱寒；话几家青柳，北盟负駝，则一行犹肿。然此或闲情也，抑亦才华也。堂堂俸食之人，懔懔银官之气，判不妄下，语岂徒作。彼弓靶识字之夫，未害裂衫书壮，琵琶拥帐之子，类能饮酒述悲，无非苍苍茫茫敕勒歌，否则吾吾牙牙鲜卑语而已。兹《黑龙江外记》，括燕山旧卫之舆图，本辽京三省之地志，左右龙虎，咫尺方蓬，日落不昏，星高愈大。二岭崑崙夫兴安，千卡搪撑夫雅萨。陇榆田穰，广哉有土之精；谷马河渔，包尽无人之境。迩能释兹讲礼，互市滋丰，习人武而人仁，捍我陲而我圉。非复冰天万里，旄秃堪怜；早有春风满关，角吹不冻。则是编也，上宣帙幕，旁拓绳维，以示按堵六城，乐生八种，而养而教，无菑无铭。熙熙乎椎牛其飧，登台其舞焉。信美哉！君方袖管疾书，我爱剪灯细读。体务见大，事取传信，不作无益，此谓知本。将使毳旃问俗，载在征轺；奚啻螺掌数程，便于行帛。客把青铜镜子，不知白发之日生，雀呼黄豆瓣儿，为报赤髭之欲返。

嘉庆十五年上章敦牂之岁相月，旧史氏序。

卷一，述山川、形势、沿革。卷二，述城堡、台站、卡伦。卷三，述部落、种族、户口、官制、兵制。卷四，述俸饷、钱粮、出入款项。卷五，述贡品、风俗、刑律、互市。卷六，述滴戍、方言、服食及红白事件。卷七，述历任职官及流徙滴籍人物。卷八，述五谷、果蔬、物产。西清系文端公鄂尔泰之孙若曾孙也。

目 录

卷 一	1
卷 二	15
卷 三	28
卷 四	38
卷 五	48
卷 六	58
卷 七	72
卷 八	82
新刊《黑龙江外记》跋	98

黑龙江外记 卷一

长白 西 清

黑龙江今为东三省之一，在京师东北三千三百余里。古肃慎氏^① 遗墟、汉鲜卑^② 魏勿吉^③、隋黑水靺鞨^④、唐黑水府^⑤、宋契丹^⑥、辽上京^⑦、金蒲与路^⑧、元开元路^⑨、明朵颜卫^⑩，皆其地也。我朝初入版图，屡为俄罗斯属境罗刹所侵掠。圣祖遣使宣谕，仍负固，乃发大军，由吉林水陆并进，逼所踞尼布楚城，寻纳款乞盟，以兴安岭为界^⑪。于是东南至吉林，西至蒙古喀尔喀部，北至俄罗斯，广轮数千里。镇以重臣，屯以劲旅，以齐齐哈尔为省会，而墨尔根、黑龙江、呼伦贝尔、布特哈、呼兰五城隶之。百余年来，与吉林、奉天为唇齿，屹然称重镇。

齐齐哈尔，屯名，在今城西南十余里，城所在号卜奎。相传始筑城议在齐齐哈尔，既以中隔嫩汗江不便，改今地，故齐齐哈尔虽以名城，而卜奎实通称。“卜奎”，方言也。国语“奎”作克伊切，有音无字，因以奎代，亦作魁，或作博克西，误。至谓力大善扑为布库，有布库居此，故名卜奎，又有解卜奎为江名，达呼尔名者，皆附会。俗或以为不灰，愈诞妄。其境南至混同江五百里，东西北皆以内兴安岭为界，东西一千三百里，北五百六十里。《盛京通志》称：“巨野为襟，长江作带，近怀属国，远镇边羌，扼四达之要冲，为诸城之都会^⑫”，是齐齐哈尔之形胜也。

墨尔根^⑬以河名城，或曰，康熙初掘井得石，有文曰“莫来耕”，系唐时年号，故名，此不经之说。城在齐齐哈尔东北四百三十余里，南至讷墨尔河一百六十里，东西北皆以内兴安岭为界，

东西四百七十里，北一千三百余里。《通志》称：“北负群山，南临沃野，江河襟带，上下要枢”，是墨尔根之形胜也。

黑龙江^④，国语曰萨哈连乌喇^⑤。初为都会，因以名省。今通称其地为爱呼，以附近有爱珲古城，转珲为呼也。城在齐齐哈尔东北八百里，东至外兴安岭二千六百里，西至内兴安岭一百五十里，南至喀木尼峰七百里，北接俄罗斯二千里。《通志》称：“左枕龙江，右环兴岭。诚哉！东国屏藩；允矣！北门锁钥”^⑥，是黑龙江之形胜也。

呼伦贝尔^⑦，一作呼伦布雨尔，通称海兰儿。盖其地有池，一曰呼伦，一曰贝尔，官军屯驻二池间，因以名地。而谓之海兰儿，则指凯喇尔一河，亦音转也。昔辽太祖金靛一箭，定都兹土，所谓上京临潢府，诸迹虽已无存，稽之典册，宋人奉使契丹，固尝往来斯地，则拘墟之士，动谓江塞从古不通中华，其谬可知。地在齐齐哈尔西北八百四十里，东至吉尔起克山三百五十里，西南皆接蒙古喀尔喀部，西四百七十里，南四百四十里，西北二百二十里为额尔古纳河，则与俄罗斯接壤。《通志》称：“北控俄罗斯，南抚喀尔喀，山河险固，并重龙江”，是呼伦贝尔之形胜也。

布特哈^⑧，译言虞猎，故有打牲处之称。其地起齐齐哈尔、墨尔根境内，东北直达黑龙江城。总管驻伊倭齐地，在齐齐哈尔北三百四十里。嘉庆五年，土人得铜印一，径二寸，厚三分以强，直纽大篆，文曰“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背识“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礼部造”及“颜字二号”字样，则江塞在胜国实列藩服，与《明史·朵颜传》合，此印足为左验。近有议其能致荒侵，当沈诸渊者，余力辨之，仍请藏幕府。

呼兰，以河得名，又号霍伦，在齐齐哈尔东南八百四十里，毗连吉林，万山雄峻，间亦产参。初拨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兵践更巡徼，既以宵小盗采，禁或未严，始专置官军驻守，与

诸城有犄角势。其土沃屡丰，诸城不及。

土人言黑龙江地处极高，去天较近，故夜深不甚昏暗，一似日在地中返照者。康熙三十一年，驾幸瀛台，尚书库勒纳请曰：“闻黑龙江日长夜短，虽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圣祖谕曰：“黑龙江极东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东北，所以如此。”天语信昭然亘古矣。

黑龙江太阳出入时刻，大抵春分六日后，视京师、盛京、吉林出渐早而入渐迟，昼之所以渐长，夜之所以渐短也。秋分六日后，视京师、盛京、吉林出渐迟，而入渐早，昼之所以渐短，夜之所以渐长也。至于一岁节气，视京师、盛京、吉林时刻皆迟。如嘉庆十五年庚午元日立春，京师酉初一刻十分，盛京酉初三刻九分，吉林酉正初刻七分，黑龙江则酉正初刻九分也。而伯都讷在黑龙江西南，酉初三刻十四分立春，雅克萨在黑龙江西北，酉初一刻九分立春，亦较黑龙江为早，所以然者，不敢臆说，就时宪所载，记其大略如此。

出关东行，渐远益高，所过冈阜，既上辄平坦，有轨途。法库门又东，冈起愈平，无俯瞰低下势，土人谓之上天边子，可以验地形矣。地高则天逾近，测量家惟依北极高度为准。日月出轮较大，色亦深赤。夜见斗杓横屋角，星点亦大，手若可扞。四时之气多风，四月犹霏雪霰。夏日偶暄，或南风作，必雨，不雨则江涨，盖兴安岭一带阴山中，雪不常，或冰渐融入溪涧所致。惟雷至四月始闻。伏天多雨雹，大者如碗，七月已霜，八月则无不雪，所谓“高处不胜寒”，可以验天时矣。

境内呼兰独暖，黑龙江、呼伦贝尔至寒。齐齐哈尔昔亦有冻堕耳鼻事，今殊不然，岂中土人聚，地气亦稍迁欤？然连雨服棉衣，夜不辍衾，盛暑间烧炕；冬日，唾抵地辄如凌节节断，厩马冰塞鼻如球，鸡犬不进炕多冻死，不过较暖于黑龙江、呼伦贝尔

而已。

黑龙江省山为北障，山之大者曰内、外兴安岭^⑨。内岭环卫诸城，外岭限制俄罗斯，冈峦起伏，联络群山，诸水多出其下。考分界碑文，“循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又侍郎图丽琛《异域录》言：奉使土尔扈特^⑩，出张家口六日，度兴安岭，则岭之东西绵亘，约略可知。

兴安二岭外，山之著名，见于《盛京通志》者，有喀尔喀图山、绰喀里山、雅克山、科伊山、额赫鲁尔山、乌塔里山、霍勒东吉山、伊克果克托山、伊勒库里山、旺安山、额勒克尔山、博科里山、枯木尔山、朱德赫山、图勒里山、阿喇尔山、苏克都尔奇山、达尔奇沙山、硕喇尔山、青吉尔图山、穆克图尔山、哈玛尔山、伊克图鲁山、库喀尔山、查喀尔库峰、苏喇石峰、茂峰、拖里尔峰、喀木尼峰、多斯峰、查哈颜峰。又《通志》不载，见于幕府图籍者：有阿勒坦额门山、都兰哈喇山、噶勒巴尔山、西白山、达罕德因山、绰伦山、诺门布尔克图山、特尔沁山、喀勒占布尔古特图山、霍怯特山、克什图山、索岳勒集山、乌哈纳山、特克申山、伊巴格图山、毕郎武山、达克图山、额贵山、阿喇克诺惠山、岳克拖山、乌努呼勒晋山、图库尔山、扎克达齐山、图墨勒肯山、古宁阿山、硕多隆科山、阿木巴恩额穆山、福聂赫山、匡塔山、尼吗喇山、那尔集玛山、蒙古鲁山、布伦山、纳丹哈达喇山、佛斯亨山、雅克岭、赛堪岭、乌哈纳岭、额博尔哈巴尔岭、集林峰、拖林峰、察卜齐喇库峰、特尔库勒峰、科允峰、多永武峰、迈坚峰、哈卜齐鲁峰、皆在境内。东西北三面距齐齐哈尔城，近者百余里，远者千数百里，山名大半蒙古索伦语，故诸书音译多讹，即土人亦传闻异辞，不能画一，然不可不备存其名也。

木叶山，著名辽代，后人喜称之。吴梅村诗：“木叶山高鸟乱啼”，其风景可想也。然山之所在，诸书所载不同，今齐齐哈尔西